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剛反唐 第八回 張天右教場受辱 樊梨花堂上生嗔

卻說薛剛這班人，聞聽張天左並不上本，俱備大喜，依舊日日在外遊玩。過了一月，這一日薛剛帶了家將，騎馬往教場中來射箭，行到教場門首，只見許多人役，擠擁不開，薛剛問道：「何人在此操演？」家將道：「是張右丞相操演御林軍。」薛剛聞言，大怒道：「又不奉旨，為何私自操演禁兵？不是造反，意欲何為？」遂縱馬飛奔演武廳來。張天右在廳上，見薛剛來，料是來看演操。只見薛剛到了廳前下馬，飛奔上廳來，張天右忙站起身，才叫一聲：「三爵主！」早被薛剛將張天右一把扯住，往下一撩，喝令家將綁了。家將一聲答應，把張天右綁住。御林軍不知何故，齊吃一驚，嚇得張天右魂不附體，忙問道：「為什麼綁我？」薛剛道：「反賊，我且問你，你是文官，並不統屬武事，如何私自操演禁兵？明有謀反之心！」喝令左右綁去砍了。正在吵鬧之間，忽見羅章、秦海、程統、程飛虎、尉遲青山、尉遲高嶺走上廳來，忙問何故，薛剛即將他私演禁兵，明有造反之心，故殺之以與朝廷除惡，羅章道：「不要殺他，只將他綁打四□，罰他擅自操兵之罪，禁他下次便了。」薛剛道：「如此便宜了他。」吩咐家將用大棍將他重打四□。家將答應一聲，將張天右揪翻在地，用力打了四□。打完，眾英雄一哄下廳上馬，俱往郊外遊玩去了。張天右疼痛無比，誓不與薛剛干休，從人扶他上轎，也不回他自己府去，竟到張天左府中來。天左一見，大驚道：「賢弟，如何這等光景？」天右道：「我與薛丁山勢不兩立，縱子行兇，也沒有縱到這步田地的！」遂把操演禁兵被薛剛毆辱一事，一一說了一遍，「我明日定要入朝上本！」天左聞言，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我和你先去告訴魯王，明日再入朝上本。」說罷，二人上轎，竟往魯王府中來見程咬金。

程咬金一見，便問天右：「公為何遵足有些不便？」天右見問，不覺淚下，就將操演禁兵被薛剛凌辱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明早啟奏兩遼王傳功倚勢，縱子行凶，毒打元老，該得何罪？如今還求老千歲公論。」程咬金聞言，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件事，不是老夫護著兩遼王與薛剛，似天右公也有些不是。天右公，你乃右丞相，樞密院自有你文官應辦的政事，你又非武職，又不是功勳將代，如何去操演禁兵？且足下又不奉旨，私演禁兵，是何意思？恐其中也不能無不是。」張天左道：「天右即有不是，或是老千歲，或是別的王爺打了，天右也還氣得過，這薛剛仗著祖父之力，得了一個爵主，黃毛未退，乳臭未乾，如何敢私下毒打大臣？」程咬金道：「這話說得也是，老夫勸你不須上本，我同你去到兩遼王府中，叫薛剛陪你一個罪，出了此氣何如？若必要上本，足也當自想，私演禁兵之罪，怎好奏知天子？」張天右道：「老千歲說得不差，他果肯給我陪罪，也就罷了。」程咬金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夫即同行。」

三人遂起身上轎，來到兩遼王府，見了薛丁山。禮畢坐下，丁山道：「老千歲同二位賢相降臨，有何見教？」咬金道：「老夫因令三公今早打了右丞相四□棍，二相要奏知聖上，老夫於中解和，特同來見賢王。三令公可在府麼？」丁山大驚道：「逆子出去，尚未回來，如何打了右丞相？」天左道：「王爺，你還不知三爵主在外橫行哩！昨前晚間，途中遇見三爵主，說我犯了夜，把我打了一頓轎槓，彼時我欲奏聞，被程老千歲攔住。今舍弟操演禁兵，令郎說舍弟私演人馬，意在造反，要將舍弟取斬，幸虧一班眾功勳來到解勸，遂將舍弟打了四□大棍。請問王爺，世上有這等事麼？勢必奏知天子，因程老千歲再三勸解，特來求王爺一言而決。」咬金說：「不必說了，只叫令郎出來，陪一個罪，便完了這事。」丁山當下驚訝不已，遂罵：「逆子不服父訓，如此橫行，我那裡知道。」

不料樊梨花站在屏風後聽見這些話，心中大怒，選出來見了眾人，行禮已畢，對丁山道：「虧你做了一家王子，如何反說吾兒的不是！吾兒為人正直無私，有什麼不是？你且說來與我聽。」丁山道：「夫人，你休來問我，你只問張右丞相就知道了。」不知張天右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